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□ 白占全

1931年正月。

刚过“破五”，陆野、白钟林就骑着快马奔走在去辛庄的路上，刚出吴城镇，前面隐隐约约传来一阵阵枪声，陆野猛然勒住马缰，马前蹄腾空，打着响鼻停了下来，白钟林见陆野的马停下来，也勒住马缰，走到陆野跟前。陆野说：“钟林，前面有枪声，你听到了吗？”钟林说：“听见了。说不定是高豹子的土客队伍被巡缉队给堵住了。”陆野说：“我们赶紧前去给高豹子解围。”陆野说着，两腿紧夹马肚，猛踢马肚，马儿像箭一样射了出去，白钟林紧跟其后，两个人跑出大约四五里路，枪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前方尘土飞扬，三十几个巡缉队员已把高豹子的队伍包围起来，拦头的两三个巡缉队员端着冲锋枪挡住了土客的去路，土客被挡在路里边的土坎后，高豹子和拉着马匹的野鸽子靠着土崖底溜下的大土堆，高豹子一边护着驮有烟土的马匹，一边挥舞着手枪指挥土客突围，土客被巡缉队打来的子弹压得抬不起头。几次试着往出冲，都被巡缉队的子弹给挡了回来。快到包围圈跟前时，陆野、白钟林迅速掏出手枪，骑着快马冲进敌阵，打死了路边端着枪半蹲着的三四个巡缉队员，飞马双蹄踩伤两个，巡缉队看见土客来了增援人马，赶忙拉着受伤人员，向路边坡下退去，高豹子看见巡缉队撤退，指挥土客反冲锋，把巡缉队赶下沟坡。

巡缉队撤退，陆野、白钟林跳下马走到高豹子跟前，高豹子赶忙紧紧握住陆野、白钟林的手说：“谢谢两位老兄的救命之恩。如果不是你俩解救，我的这帮子弟兄不晓得要有多少人送命。”

野鸽子牵着马走过来说：“谢谢两位兄长的救命之恩。”

陆野笑眯眯地说：“自家弟兄，不谢！”

高豹子说：“这是家妹野鸽子。”

陆野看了看野鸽子说：“幸会，幸会！”

高豹子说：“鸽子，这是陆野哥、钟林哥。”

野鸽子含笑说：“陆野哥、钟林哥，多关照。”

陆野说：“互相关照。”

陆野转身对高豹子说：“吴城是关口，你带着烟土怎么敢从此地路过？”

高豹子说：“以前都是走洞沟。谁能想到，刚过‘破五’，吴城巡缉队就齐刷刷地在那值守。”

陆野说：“大意失荆州。”

“你们这是要去哪？”

“去辛庄，听说你们今天出发，我们随后就跟过来了。”

“那好啊，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做事了。走吧，我们去辛庄。”

高豹子说罢，带着陆野、白钟林，骑马向辛庄出发。上灯时分，来到了驻地辛庄村。辛庄村并不大，位于孝义偏远的西部山区沟北半山坡上，居住着百十口人。高豹子到村后住在财主王继美院。此时，史老大的另一路土客也已到村，住在阎家院。

初七“人日”补大年，村里家家户户吃扁食。王继美吩咐家人准备一桌饭菜，多捏几个人的扁食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午后晌时，叫来了住在他们村里的土客头领高豹子和史老大。高豹子带着陆野、白钟林、妹子野鸽子从脑畔窟里下来时，史老大已坐在后炕边和王财主拉着闲话。王继美见高豹子带着人进来，咪溜溜下炕楞，拉着高豹子的手，高豹子说：“王叔，我没经你同意，带来河西的两个朋友，您不介意吧？”

王继美笑呵呵地说：“不介意，不介意，能来参加宴席，王某也光彩。”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1)

辛庄

众人继续喝酒，王继美给大家倒满酒，端起酒杯说：“刚才大家只顾说话，冷落了酒菜，承蒙各位瞧得起王某，王某敬大家三杯。”

王继美敬酒，儿子耀英、女儿阿英站着倒酒。王继美三盅喝过，向来人介绍儿子，他指着站在桌边的儿子、女儿说：“这是犬子王耀英、女儿王阿英。女儿阿英年前刚从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，有点文化，各位以后如有什么写写画画的事情，可以找她。”

陆野说：“原来是才女啊！说不定我们之后在附近办学，请阿英当老师。阿英到时候可不能推脱啊！”

阿英含笑说：“不会，不会，二位有用得着的地方尽管说。”

陆野说：“好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”

阿英点了点头。

王继美说：“耀英姊妹两个喝酒都不行，就让他们兄俩两个共同敬大家吧。”

众人点头同意。王耀英和阿英姊妹二人共同端起酒杯，共同敬了客人三盅。阿英碰盅碰到陆野时多看了几眼，用力碰了酒盅，吱的一声干了酒。阿英姊妹二人喝完，高豹子站起来敬酒。高豹子换了方式敬酒，是每人敬三盅。高豹子敬完，史老大敬，史老大把每人三盅酒倒在一个碗内，和众人碰一盅喝一口，碰第四盅时，一口干完了碗里的酒，右手抹了一把嘴巴坐下。陆野站起来，给自己碗里倒了十二盅酒，端起碗，和众人挨着碰过，一口干了。

白钟林看着陆野一口干了酒，站起来说：“我喝酒不行，不能与王叔和先前的三位兄弟比，只能和大家每人喝一盅。”众人表示同意，白钟林站着，每人敬了一杯酒。轮到野鸽子敬酒，野鸽子倒起一杯酒说：“我一个女人家不胜酒力，不能和你们男人相比，只能每人敬一盅。”

王继美含笑说：“可以，可以，野鸽子能和白钟林一样，就很不错了！”

野鸽子端起酒杯说：“既然王叔这样说了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喝。”

野鸽子说完，拿过陆野的碗，倒了六杯酒，头一仰，干了，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碗边，手腕快速一转，碗口朝下，碗里点滴未滴。

陆野说：“妹子好美的动作，好快的身手。”

野鸽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浓黑眉毛国字型脸的陆野，笑着说：“让大哥见笑了！”

高豹子说：“鸽子，陆兄、白兄都是自家人，你就不用和他们有太多的讲究，刚才陆兄在夸你嘞！”

野鸽子深情地看着陆野，含笑点头说：“在道上行走，还望陆兄多加关照小妹。”

陆野也看了几眼野鸽子说：“我们彼此互相关照。”

王继美作为东道主，除以各种理由引导劝说人们喝酒外，自己也没少喝，觉得自己酒劲已经上头，众人也喝得差不多了，赶忙吩咐夫人李翠翠，快快加火煮扁食。站在灶火圪廊的李翠翠顺手从炭窗窗里拉出两根枣木硬柴，填在火口里，拉了几下风箱，风箱里的风呼呼一吹，硬柴喷着火，片刻，铁锅里水开，下了一簸箕扁食，扁食翻身出锅，捞了两大磁盘，王耀英端上桌，放下醋碟调料。

扁食上来，王继美端起酒杯说：“我们边吃边喝。来，先共同干了此杯。”

野鸽子调好醋蒜芝麻蘸的，夹起一个扁食，蘸了一下醋蒜，蹭的一下填在口里，扁食烫得她站起来直跺脚。

高豹子看见野鸽子的吃相，嗔怪地说：“就像一辈子没吃过扁食，又没人和你抢！”

野鸽子白了哥哥一眼，看着陆野。陆野笑着说：“刚出锅的扁食很烫人，有时能烫起燎焦水泡，还是小心为好。”

野鸽子点了点头坐下，小心地吃着扁食。

天慢慢地黑了下来，室内看东西已模糊。李翠翠拿出火柴点着炕边的瓷灯树，又点着后窑掌立柜间夹桌上的麻油灯。王耀英跑出去点着院里天地窑窑的灯盏和大门口挂着的红灯笼，院里院外同时亮了起来。

吃完饭，史老大摇摇晃晃地回到阎家院驻地。高豹子从王财主家拿了几根玉黍棒子，带着陆野、白钟林扛着长枪出了门，在坡底马厩里牵出三匹马，正要出发，野鸽子也背着一支长枪跑出来：“豹子哥，我也跟你们打野猪去。”

高豹子说：“快回去，一个女人家，黑天半夜跟上男人们做甚。”

野鸽子没搭理高豹子，径直在马厩里也牵出一匹马，陆野说：“妹子想去就让她去吧。”

高豹子没说话，率先骑上马说：“走。”

四个人骑着马，快速向后山跑去。跑了一阵，到了后山树林跟前，高豹子让陆野他们下马，把马拴到树上。高豹子弯腰在树林的雪地上看了半天说：“我们顺着野猪蹄印子走。”陆野、白钟林、野鸽子跟着高豹子一直往深山里走去，走了不到半个时辰，有一个宽阔场地，野猪蹄印子乱纷纷的，高豹子停下说：“这是野猪的一个撒欢场所，我把玉黍棒子扔在这儿，咱们分头藏在附近等候野猪到来。”四个人立刻寻找有利地形，迅速退后五六十米，隐蔽在场地四周。

四个人在雪地里等了足有一个时辰，树林的草丛里有沙沙声，高豹子低声说：“野猪来了，你们看我的。”只见两只野猪来到场中，捡起雪地上的玉黍棒子，几下就咬碎吞进肚里，高豹子瞄准野猪脊梁，一枪打去，子弹钻进脊梁，高豹子本以为野猪倒下，没想到，野猪逆着枪响的方向，向射击者猛地冲了过去，高豹子看见野猪奔自己而来，赶忙爬到跟前的一棵小树上，野猪见高豹子上树，用身子撞击树身，小树不倒，野猪改用口咬，眼看小树要被野猪咬断，高豹子着急万分，高喊：“陆野，快打，快打。”陆野、野鸽子、白钟林三个人均已瞄准野猪开枪，野猪登时倒在小树底。这时小树也被野猪咬断，从根上折了，高豹子被重重地摔在地上。

高豹子从地上爬起来，细细地看了野猪身上枪口，一枪打在脊梁，那是他自己打的，一枪打在野猪的脖子上，一枪打在野猪的左前腿上方，另一枪打在野猪的脸颊上。看完子弹入口，高豹子说：“明明我已打中野猪脊梁，为甚野猪不死，还那么发威？”

陆野说：“我听一个老猎人说过，打野猪必须打它的致命处，也就是要打它的左前腿肩胛骨和咽喉，左前腿肩胛骨是野猪的心脏部位，可以一枪毙命。打在其他部位，野猪不但当不了死不了，还会发威。”

高豹子说：“左前腿那枪是谁打的？”

陆野说：“是我打的。为甚迟迟不发枪，就是要找最佳部位。”

高豹子说：“那野猪脖子底下的子弹是钟林打的还是野鸽子打的。”

野鸽子说：“是我打的，我是瞎猜的。”

高豹子说：“我得好好感谢陆野兄，你让野猪一枪毙命，免了我今黑间的一难。否则，那野猪的獠牙肯定会伤到我的。”

陆野说：“豹子老弟客气了。我们赶紧收拾回家吧，时间不早了。”

陆野说罢，高豹子和陆野抬着野猪，出了树林，把野猪绑在马上，四个人骑上马，快速返回村子。